

清华硕士6年去了17次南极 还帮助800多人圆梦南北极 他和妻子成为

“南北极游轮体验师”



樊照程和“鹅山鹅海”的合影

再过两个月,南极的暖季就要到来,能去南极来一场独特的极地之旅,成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也因此,樊照程(网名muyi)和妻子晓航的工作让很多人羡慕,他们是“南北极游轮体验师”,不断地尝试“南北极之旅”,为其他游客筛选出最好的旅行方案。记者了解到,樊照程和晓航都是清华大学硕士,学的分别是计算机和热能工程专业。一次南极之旅给了他们启发,他俩开始创业,成为了“南北极游轮体验师”。2016年至今,樊照程去过南极17次、北极6次,最多时一年去了南极6次。晓航也去过11次南极和4次北极。

去一次南极不过瘾
他成了“南北极游轮体验师”

谈到“南北极游轮体验师”,樊照程笑着说:“这是我给自己的称呼,类似酒店试睡员,不过我是坐‘南极游轮’。”他解释说,自己就像乘客一样体验项目产品,然后在体验的基础上整理游轮线路信息,把不同的极地旅行项目推荐给适合的人群。

樊照程和晓航相识于清华大学。1984年出生的樊照程家在陕西,1987年出生的晓航是北京人。他们在一次校园社团活动中相识。2011年,樊照程硕士毕业后到一家石油公司工作,先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北极圈内挖了一年石油,然后到沙特阿拉伯工作了两年半。2012年,晓航硕士毕业后在一家石油公司当工程师。2015年,石油行业不景气,两人先后离职,便拿着补偿金一起环游世界。2016年11月,他们旅行到南极。正是这次南极之旅,让两人“南北极游轮体验师”这个职业结缘。

樊照程说,第一次坐上南极的游轮时,晕船反应严重,“我感到头晕目眩,不能吃饭,只能躺在床上,每天靠吃晕船药和水果维持,真的十分难受,全凭一股劲儿咬牙坚持着。”不过让他惊喜的是,旅行中看到了8种企鹅、3种鲸鱼、4种海豹,还有很种海鸟,“一望无际的冰川如排山倒海般涌来,让我感觉南极像是另外一个星球,太震撼了,以前只在纪录片中看过,没想到来了纪录片现场!”晓航和樊照程一样,也被这些景象所震撼,晓航说:“我当时以为这辈子只会去一次南极,后来发现去一次是不过瘾的。”

从南极回家之后,樊照程写了不少南极旅游攻略。2017年1月,樊照程将攻略发到网上,引来大量网友关注,并询问他各种关于南极旅行的情况。恰巧他已经快两年没有工作了,正在思考下一步的发展方向,就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创业。2017年11月,两人正式成为“南北极游轮体验师”。

到底体验些什么
为游客推荐适宜的旅游项目

晓航告诉记者,南北极旅游是低频消费,游轮的规格也大不相同,有的游轮以优雅著称,游轮上的餐食会非常好;有的游轮以狂野著称,各种活动比较多,适合年轻人。体验师需要做的就是体验尽可能多的产品(不同时间、不同路线、不同公司、不同船只),并进行横向对比,给游客匹配适合他们的极地产品。

樊照程称,一般的南极半岛线路市场价为六七万元人民币,南极三岛线路市场价为十三四万元人民币。这笔费用很高,他们一开始和游轮公司商谈能否免费上船做游轮体验师,一些游轮公司不同意,“你们不能带来经济效益,为什么要让你们上船体验呢?”

为了能够获得体验机会,樊照程想尽一切办法。他第二次的南极之旅是一个10天的线路,当时正好有特价船票,每张票不到5000美元(约等于人民币34000多元)。他把信息分享到朋友圈里,没想到有13位朋友跟着一起报名,游船公司就赠送了他一张船票。为了成为体验师,樊照程还考取了极地向导证,通过领队、极地向导等身份申请到游轮工作,这样他不但能“免费”登上游轮,游轮公司每天还会支付他两三百美元工资。

刚上船时,樊照程会重点体验游轮的基础硬件设施,如房间是否舒适、公共空间是否宽敞、餐饮有何特色等。游轮上是否提供中文服务是樊照程重点考察的项目,因为南极游轮上的通用语言是英文,“带有中文服务的行程,才能让(让游客)获得完美的游玩体验。”

南极能发朋友圈吗?能定位南极洲吗?这想必是众多南极游客关注的问题。樊照程体验时发现,南极没有手机信号,上网只能靠海事卫星,网速很慢。不过目前49艘载客500人以下的南极游轮中,只有一艘游轮没有WiFi,“WiFi的网速一般只支持文字聊天、查收邮件,有

的船上网速稍快点能发朋友圈(视频、照片均可),还可定位南极洲,但基本上都不足以支持视频通话和远程工作。”

都去过十几次南极
最难忘游轮上的“擦肩而过”

樊照程每年都会去四五次南极,每次体验期为10天到一个半月。他至今已经去了17次南极和6次北极,晓航也去过11次南极和4次北极。其中有4次是两人乘坐同一艘游轮到南极。在同一艘游轮上工作时,两人除了游轮体验师的身份外,还有一个身份——中文探险队员。晓航的工作偏重于安全讲座和科普知识的翻译,樊照程主要从事日常生活和行程的翻译工作。作为游轮上仅有的两位懂中文的工作人员,他们架起了工作人员和中国游客之间的桥梁。

晓航称,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不在同一艘游轮上工作,还曾有过同一时间分别在两艘公司的两艘姐妹船上工作的情况。樊照程在一艘船上做探险队员,晓航在另一艘船上做领队。他们知道这两艘船会在南极半岛附近相遇,因此提前借了对讲机,再用长焦相机拍下来。照片里的彼此只有模糊的轮廓,晓航看着照片流下了泪水,“认识这么多年了,以前天天见面时没什么感觉,但这次在‘世界尽头’,离最亲密的人这么近,心里升腾起无法言说的感情。”

也正是这次“擦肩而过”,让两人的爱情变得更加坚不可摧。2020年2月,樊照程原想在南极的游轮上策划一场求婚仪式,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,但为了紧急协调一批运往国内的抗疫物资,樊照程没有选择和晓航一起上船,最终没能实现在南极圈来一场浪漫的告白。虽然很遗憾,但晓航仍然很开心。2020年7月,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
旅行并非极地探险
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惹人爱

很多人认为去南极旅行

是件很危险的事情,但樊照程笑着说:“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,其实极地旅行并非探险,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去。”一位长期从事南北极旅行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:“旅游和科考不一样,所有登陆活动都是以安全为第一要素来开展的。”

晓航称,每次登陆距离一般是500米到1000米。登陆前,她和其他探险队员首先乘坐冲锋舟登陆,先排查冰裂缝,在安全冰面上插上橙红色小旗子,标出一条安全路线。

每次到南极,樊照程都会被企鹅吸引,“它们和动物园里的同类完全不一样,非常惹人喜爱。”世界上共有18种企鹅,帝企鹅是个头最大的,最高可达1.2米,重达40多公斤,一般的南极线路上是看不到的。樊照程印象最深的一次探访帝企鹅营地。2018年11月,他乘坐直升机到雪丘岛看到了上千只帝企鹅和帝企鹅宝宝。2019年12月,他在东南极看到了三四十只帝企鹅。当时行走在冰川之上,真正让樊照程感受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。他向远处望去,一只帝企鹅慢慢前进,摇头晃脑,憨态可掬的样子惹人喜爱。这只帝企鹅不时转头望向身后,后面成队的帝企鹅跟了过来。不一会儿,更大的企鹅群走了过来。望着这些画面,樊照程开心极了,拿出手机不停地拍照留念。

今年3月中下旬,樊照程又进行了一场为期19天的体验旅行,这是他的第17次南极之旅。他在南乔治亚岛看到了“鹅山鹅海”,他把自己宝宝的照片带到了南极,并和成群结队的企鹅来了一张合影。谈到对南极的喜爱,他笑着说:“一直待在这儿也不会觉得腻!”

记者了解到,作为极地向导和南北极旅行咨询师,樊照程一共帮助过800多人圆梦南北极。还有两个月,又要到南极暖季,但樊照程今年打算再去,想在家里照顾孩子,“我还有很多游轮没有体验过,明年想再体验一些新游轮。”

据《扬子晚报》《武汉晚报》



樊照程和晓航因为共同的爱好收获了爱情。



樊照程在游轮上看到的风景